

星讀九

閣史畹

史牘史

論言論



九
畹
史
論

翟
蕩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星 閣 史 論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 本：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二

統 一 書 號：一 七 〇 一 八 · 一 五 一

九畹史論目錄

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

書東坡賈誼論後

馬援論

武氏論

唐藩鎮論

九畹史論

清 懷清霍 蕩著

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

淮陰功高不賞，卒夷三族。天下後世之所同聲而太息。蓋嘗論之人患無能，信適不幸以其能常隣于死，而亦不善自完者也。太史遷傳多微辭，明信無叛逆事，嘗觀宜興儲在陸評次史記未揭此旨甚悉。及讀望溪書後語，所見略同，而曰信之罪獨請假王與約分地，而後會兵垓下。當秦失其鹿，天下欲逐而得之者多，剗通教信以叛罪，尚可釋。定齊而求自王，略楚而利得地，何不可從？未滅云云者，是則無以正信所以自盡之道也。且信當日爲人側目而不能去，以致于死，毋所謂求而利者誤之乎？而觀者殆猶未之悟也。夫請假王而漢高怒可知也，約分地而後會兵，亦豈能平耶？然已破楚徙信齊王之楚，楚地大與齊略等也。信以奪我齊得楚于信亦足矣。漢遇信不薄矣。嗚呼！是信授首之地也。夫以信之能用楚之強，果若有變，諸臣亟發兵而抗豎子者乎？陛下自將而擒者乎？然則帝豈嘗須臾忘楚者乎？已而陳兵出入，非反也。上書告變，帝知是誣也。計臣如陳平亦莫不知之也，而卽計擒之者先之也。故凡信之所用自固，乃其所自危。信之區區求必得者，乃其已入于死地而不悟者也。爲信計者，當齊地已定，漢方寢于滎陽，則馳而救，不能驟離齊地者，則分兵往，遣親人自陳，已期擊楚，則先諸侯至，楚破天下已集矣，則自釋兵柄。

王之楚。則固辭。謹求散地。如是者勳蓋天下。天子不疑。大臣不忘。爲漢功宗。揚令名。延壽命矣。然尙有大厄。今有爲主人逐得鹿者。疑于私之將見縛。今歸而謹以獻焉。是德我善遇我矣。翳其主人之毋將伺主人之出。竊以私其人者。惡在我不利其竊也。則反讒我于主人而殺之。且奈何。變之生也不測。禍之動也甚微。君子所以貴知幾也。漢高畏惡信能奪之地已矣。念功多終不殺之。所以封功臣。必欲蕭何第一。心知爲信故。特故不言耳。鄢君亦知之。而言故不及耳。已聞信死。且喜且憐之。畏之故喜之。然憐者亦其情也。然則使信早善自置。優游漢高之朝。固當無所患苦。抑其女主呂氏者。陰圖臨朝稱制之日久矣。度漢大臣難制者。必計鋤之。則莫如信與越矣。夫以碌碌羞與爲伍之絳灌。尙誅諸呂。安劉氏。令信越而在者。其利于雉之稱制也哉。莽之居攝也。霍義起于東都。武氏之廢立也。敬業起于揚州。嘗見義一戰敗死。敬業乃蓄縮自謀。巢穴皆中才。無可與計大事。向令十餘萬衆。得如信者。將之鼓而西。無慮旦暮不傳莽之首。且如思溫之遇敬業。得如信之于廣武。君行其計。帥衆直指洛陽。無慮一朝遷武氏之宮。正其罪。奚似毒已肆。惡已盈。及其既衰。而始克圖之。不已令凶人得志哉。嗚乎。此乃雉之必甘心于信也。夫三輔破滅。則王氏益安。泌水軍迴。楊氏以篡。阿溪騎走。武氏愈恣。爾朱舉旗。而胡氏沉。韓彭董酺。則呂氏王。事勢不兩安。雉之與信亦且不並存。沛公亡。而范增懼。大真去。而王敦悔。時乎時乎。不再來。寧我薄人。無人薄我。先之也。夫已發。則舉天下而莫能與之爭。未發。則一武士困之而有餘。是善用乃公之智也者。然則信在楚。漢高慮其不終于爲漢也。而信禽。信禽而信可不死。信在漢。呂氏慮其終于爲漢也。而信收。信收而

信萬無可生。且夫事未至而慮之。慮其能也。能不利于漢。唯信能爲漢。唯信吾故曰人患無能。信適不幸。以其能濱死而不善自全。留侯曰。願得封留足矣。不敢當三萬戶。三萬戶以酬良功。何愧焉。正恐決勝千里者。旋疑其千里決勝于我。則徒傷昔時之義。良不爲也。顧棄人間事。從赤松子遊。赤松子安在乎。良示我自此終無所與于漢家事矣。夫始之辭封者。以全乎劉氏之義也。繼之棄事者。以免于呂氏之難也。獨奈何信也。擁百萬之衆。戰必勝。攻必取。尋常無事。自全其身。首而智不足。悲夫。三代以還。君臣之相遇。賢豪之出處。可考而知也。至如武侯之顧慮。信之拜將。豈有比哉。丈夫至此。不枉許人以身矣。且漢高慢侮人。諸將相奴虜使之。信之事。萬非布越等所敢望也。故信亦終以漢王遇我厚而不忍背也。然乃請假王。約分地。此人臣要君之大者。信不知其義而爲之。則不學道之過也。然罪卽不當。從未滅矣。而說者解之以逐鹿之事。夫漢高與信。君臣之分未定。則可登壇一拜。漢高與信。君臣之分定矣。而爲是言。毋乃適重信之罪也。夫賢如光弼而恚死。而汾陽爲唐純臣。榮名顯號。獨歸之。其處子奪之際。得其義矣。吾願以是人爲信正也。嗟乎。信必愛此富貴乎。則早從蒯生之說可也。事唯斷乃成。彼兒女子能之。而信不能。曷怪爲其所欺也。且信曷不去也。求者不果得。而利之或反害。究竟區區者。誠何加損于信。信能事。既見于天下。信曷不去也。

書東坡賈誼論後

蘇子之論賈生也。以爲得君如漢文。猶且以不用死。非漢文之不用生。生之不能用漢文也。安有立談之

間而遽爲人痛哭。且若絳灌之屬。皆當優游浸漬。以深交之。而後可以有爲。而生不能。此其所以殆也。嗟。蘇子好善。持論于斯乎。何徒覩其迹。而莫悉其情也。夫帝自不用生耳。豈翳生痛哭之過。而抑何絳灌之能操於其間哉。大抵帝之材與生相埒。而學則相左。生儒者。而帝習於黃帝老子之說也。生以權勢法制進。而帝尙寬柔。生以經制禮樂進。而帝樂清靜。若是者。百投而百不合。雖從容言之。奚益乎。雖有人乎。君之側。奚濟乎。以帝之大度。率其寬柔。而亦能措天下于安矣。雖若權勢法制之可以安天下。而非所用矣。以帝之儉德。守其清靜。而亦且致天下於治矣。雖若經制禮樂之可以治天下。而非所用矣。天下生能治之。予亦能治之。與其與生治之。曷若予自治之。然則帝方自用之不暇。而奚暇用生乎哉。夫吳楚七國。地不削。制不定。當帝之世。而能爲變乎。自祿山之狠。玄宗之荒淫。嘗念上遇我厚。將俟上晏駕而後動。況帝之仁而濟以明達耶。趙佗自定百粵。帶甲百萬。稱帝。帝遣一使持一紙書往使之。慨然屈首。削號歸命。何七國之有耶。迨其後七國動矣。而無能爲者。徐生有言。先帝之德在人。安土樂俗之民。衆諸侯無竟外之助。而天下無土崩之勢也。然則帝之能見矣。至若爲梁王立後。割淮陽郡城。以益梁。以扞齊趙。舉淮南以益淮陽。徙代王都之。以禁吳楚。所謂十世之利。厥後卒衛漢破七國者。梁王之力居多。此則生之早計也。帝度其不能不用者。而固已用之矣。假如帝與生定經制。與禮樂。漢業庶乎三代之隆哉。而帝適樂於清靜。而無取也。明祖嘗與其臣言之。而亦以爲帝過也。豈非黃老之說敗之也。武帝好儒。而一時之臣。已無生比。而生又獨不得與帝同時。其亦漢家之運。莫可致此。自乃祖馬上之言。規模氣象。已

可見如此耶。而適使生之懷才抑鬱而無所試。李廣不遇高而遇文。生亦不遇武而遇文。所謂生不逢時命也。悲夫。當時生在廷甚薄絳灌諸臣。絳灌心惡之。而嘗沮其用俗吏之情。類然無足怪。必以苦等竟能沮生大用。竊非也。武侯茅廬士也。關張于先祖。誼若兄弟。嘗以武侯爲言。而先主魚水之交愈固。帝之賢豈出先主下。絳灌誼孰與關張篤。而能間生於君臣相得之際。滋不信矣。且謂生於立談之間。而爲人痛哭甚無當乎。或遂以此觸人主而終不用乎。此不當與生言。而亦不足爲帝言也。以汲黯之戇。武帝能容之。帝何如人。生何如人。兩賢相遇。而區區者遂用不去於懷乎。且帝必令生偃蹇齷齪以爲賢乎。甚非帝與生之本末也。且試以生之言。施於後代之君。大者誅族。小者謫死。禍可立見。而人亦羣然嗤其爲狂。爲惑。得禍宜也。今觀帝所以遇生。豈可謂不厚也。豈尙有幾微介于其懷也。抑帝嘗自言之矣。久不見賈生。自以爲過之。今不及也。帝若生。君臣乎。抑朋友之也。生誰知己。似帝之深者。今古才亦間出矣。又安所得此于人主之前者。生雖死。其可無恨。然而生之卒見疎于帝。至于憔悴以死。而帝終不用之者。於是乎亦慨可想也已。此在識者可以審而得其情也已。何蘇子之徒據其跡以爲言也。

馬援論

援爲隗囂將軍。甚見親重。囂故好士。三輔之士。歸之如流。囂傾身引接。名震西州。嘗使援往觀公孫述。又使奉書洛陽。援見漢帝而歸心焉。歸。囂與同臥起。問以東方事。援盛稱帝才明勇略。囂意不懌。會漢遣來歙。囂任子。援遂將家屬隨歸洛陽。上書直陳滅囂之術。又往來游說。囂將。暫諸羌家。離其支黨。囂遣將軍

王元據隴坻。大破漢軍。帝將自伐。囂援於帝前。聚米爲山谷。指畫形勢。帝曰。虜在吾目中矣。遂進平囂。君子曰。囂則已矣。抑援之義何居焉。夫授以將軍。是股肱之任也。使之戍國。是心膂之寄也。夫囂之有援也。謂將輔之以有爲也。誠不謂其恐之使不敢爲也。更不謂其市之以自爲也。當是時。更始政亂。天下復失。天水完富。士馬精強。漢方經營河北。囂已名震西州。江淮青徐之間。赤眉檀鄉之屬。蜂起蟻聚。烏合而獸散者。皆伯王之資也。考其時若此。論其勢若彼。乘危制勝。以爭天下。此英雄度內事耳。一時名士輻輳。外有君臣之義。內有朋友之恩。于焉進奇謀。疏至計。協力同心。贊成大業。是所望於公等者耳。而或則遠推王命。或則近稱漢德。必使之喪心破膽。倉皇失措。趣之任子。趣之入朝。甚無謂也。傳曰。天命靡常。歸于有德。命則不可知者也。德則可自信者也。不必如所云云也。抑有說焉。得士者昌。失士者亡。知人善任。使高祖之所以興也。世祖之興。世皆以圖讖。余不謂然。帝亦能得天下英賢而驅策之耳。若囂者。可謂好士。不可謂知人。其所敬禮皆公等。識者知其無成。何乃引天命哉。東漢末。羣雄並起。操挾天子。名最順。甲兵土地最強。方其破荊州。舉百萬之衆而東下也。孫氏舉國震駭。張昭謂迎之便。權心不欲。卒用周瑜魯肅之計。破之赤壁之下。後權稱帝。羣臣爭頌功德。昭將有所言。權曰。向從子布。今乞食矣。昭慚而止。然而昭雖教權迎操。萬萬不背權而歸操。又萬萬不教操以圖權也。樂毅之在趙也。趙王問以伐燕之謀。毅泣曰。毅嚙昔之事昭王。猶今日之事大王。若復得罪在他國。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。況子孫乎。朱齡石爲劉裕參軍。從討桓元。至江東。請曰。某先世嘗受桓氏恩。今不忍以刃相向。請居軍後。裕義而許之。賀拔勝在梁。梁

王遇之厚。已北歸。見鳥獸南向者。則不射之。由是觀之。人之度量。相越豈不遠哉。彼永念夫先世之德。而不忘之。此親承夫知遇之隆。而違背之。彼負勝而去。而肝膽可白。此委心以任。而誠款潛移。彼深知其罪。終不欲自我而刃之。而請居軍後。此見以爲利。喜於我得而市之。而甘爲戎首。彼遠臣也。對此雲山。常感淒遲之素。此故主也。熱其巢穴。遂進覆毀之謀。聚米之事。千古稱之。吾爲援也。耻之矣。援之言曰。當今之世。君擇臣。臣亦擇君。天下反覆。盜名字者。不可勝數。今見陛下。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然而擇之云者。故未嘗受人股肱心膂之計者。可言也。故淮陰曲逆。皆去楚事漢。君子無譏焉。若范增者。痛豎子之不足與謀。有疽發背死耳。尙可助沛公奪項王天下乎。衆人遇我。我故衆人事之。國士遇我。我故國士報之。而言者情義之言也。若國士遇之。而衆人事之。是真衆人而已矣。又暇擇人乎。夫君子亦有所自立。寧徒計夫好醜之在人者而已。劉曜破洛陽。納晉惠后。羊氏旣立爲后。問曰。我何如司馬家兒。曰。彼亡國之暗夫。陛下開基之聖主。何可並言。妾在彼時。寔不欲生。意謂世間男子皆然。自執巾櫛以來。乃知天下自有丈夫也。嗚乎。是所謂得君而事者乎。彭寵反漁陽。漢攻之不下。寵家奴斬寵首詣闕。封爲不義侯。嗚乎。侯之矣。而亦不義之乎。雖然。世路悠悠。若此類。何可勝數。援所謂一切賢豪。不當賢者而亦爲之也。故不可以不辨。

武氏論

易曰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吾觀唐武氏之禍。而嘆聖人之旨。蓋其嚴哉。武氏以一婦人。君臨天下二十餘年。是不比於母后之稱制者。而直自帝自王也。此其智有過人者。嘗揆其所以得之之由。周來其韓彭也。

徐杜其蕭曹也。狄公其子房也。彼疑天下圖已。而盛開告密。以周興來俊臣之徒主之。推一人引千百人。羅織萬端。人不自謀。嘗恐坐反。雖有反謀。何由而成。嗚乎。雖韓彭之殺敵。有若是其威乎。然又以景儉有功之平恕者而參處其間。被告者皆曰。遇來侯必死。遇徐杜必生。彼嘗憚其死之苦。則愈幸其生之樂矣。所謂百姓離秦之酷。後參與休息無爲。故天下皆稱其美矣。子房爲韓而輔漢以興。狄公忠唐而事周益謹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。而武氏匹婦而爲天子。其與匹夫而爲天子者有以異乎。雖然。唐奚無人甚哉。假令武氏生當前明之時。上方欲立昭儀爲后。殿階之叩頭流血涕泣極諫者。寧遂良韓瑗之落藩已乎。吾知諸臣必以爭禮儀爭國本者爭之。恐非徐勣之一言所能定也。然而事猶未可定也。何者。高宗之剛復不若世宗。而開弱甚於神宗。武氏之地勢不同與獻。而權謫勝於鄭氏也。顧卽爲后矣。其在高宗朝十數年間。吾知諸臣必以擊奄瑾擊奄魏擊賊嵩者擊之。雖賢人之心盡剖。而彼婦之惡貫盈。天怒已極。人怨已深。復謀稱制。是亦難矣。何者。明諸君子雖以擊奄官觸權相而死。而若曹亦以害諸君子而易敗也。且卽稱制矣。而一杯未乾。六尺何在。此時而欲爲武氏之所爲。吾則斷其必不能矣。何者。瑾等一家奴。嚴氏一賊子。而諸君子但以口舌爭之者。彼第弄吾君之威柄。君在則刑典當俟君而正也。燕王親先帝之子。天子之叔父。而諸君子遂欲以手刃之者。彼且攘吾君之神器。君亡則讐耻當自臣子而雪也。然而燕王卒有天下。而吾知武氏無能爲者。爭天下於中原。則武夫之力有時而屈。爭天下於殿陛。則忠臣之氣千古常伸也。試思斬袁盎庭哭聲震殿。鼎油盡沸。袖劍欲鳴。此時周來之威酷焉所施。卽徐杜之仁恕。

焉所用。而忠唐者固不必復事周也。其果能以匹婦而爭此座也耶。然則能肆於故主聚麀之際。未必不敗於新宮告廟之年。縱暫竊於梓宮遺詔之頃。必不能復安於乾元宣令之日者。此亦事理之較然可見者也。今試觀武氏之在唐也。自夫元老遠竄。諍臣受褒。晏然而決庶事。宴然而朝四夷。宴然而殺皇儲。遂晏然而幽少主。敬業蓄縮。自昧勤王之素志。人盡解體而誰何。裴炎奸邪。寔與廢帝之本謀。言出下獄而已。晚北門盡効忠之學士。周獄無寔反之頑民。嗚呼。武亦何憚而不爲哉。唐奚無人甚哉。大抵氣節者。士之所自立也。風化者。上之所爲成也。士之所立者獨也。上之所成者遍也。高皇帝御東閣。聞履聲橐橐。問之。對曰。老臣危素。上曰。是爾耶。我謂文天祥耳。爾元朝老臣。可去和州看余闕廟也。劉文成之子。璩少靜。樸峻厲。博通經史。究兵略。嘗侍父入朝。太祖奇之。授谷王長史。燕師起。隨王還朝。獻十六策。不能用。遂辭病歸。文皇登極。璩臥家不起。上欲用之。罪以逃叛。親王逮繫之。臨行。姻戚舉餞。戒之曰。皇上神武。何啻唐文皇。先生忠良。允爲魏徵可也。璩瞪目曰。汝謂我學魏徵耶。吾生死之分決矣。至京。授以官。不受。對上語猶稱殿下。遂大忤旨。下獄。一夕。辮髮自經死。夫上不重危素。故士耻學魏徵。上旣重鄭公。臣乃爭事周室矣。吁。可畏哉。

唐藩鎮論

元宗設藩鎮。天下重兵。咸徙西北。祿山豺狼。寵之使專制三道。一反范陽。河北望風瓦解。遂渡河。破武牢。陷東京。如蹈無人之境。然自郭李師出井陘。取常山。屢敗思明。圍之博陵。復河北十餘郡。漁陽路再絕。祿

山始悔反矣。當是時，二公皆請固守潼關，毋輕敵。引兵先取范陽，覆其巢穴，賊必內潰。帝卒用國忠之言，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，翰不得已，撫膺流涕，引兵出關，戰果大敗。潼關不守，帝出奔蜀。長安遂陷。肅宗之在靈武也，子儀以兵至靈武，光弼以兵赴太原，河北復陷于思明。會慶緒殺祿山，而行在諸軍大集，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寒鄉，除其巢穴，永絕根本。否者雖復兩京，恐征戰未有涯也。帝不能待，遂遣子儀副廣平，收復兩京。慶緒北走，思明亦降。亡何復叛，乘相州之潰，遂殺慶緒，分軍濟河，會于汴州。時子儀爲朝恩所沮，光弼爲元帥代領其軍，與思明戰河陽，大破之。行亦以朝恩趣戰，而有邙山之敗，思明旋殺于朝義。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，寶應元年，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，會諸道軍取東京。逐朝義，賊將薛嵩等皆降。李懷仙斬朝義降懷恩，恐賊平寵衰，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。薛嵩節度相衛田承嗣，節度魏博李懷仙，節度盧龍李寶臣，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，餘則河北諸鎮之所自始也。平盧之李正己，山南之梁崇義，皆其黨也。各擁勁卒，治兵完城，自署將吏，不供貢賦，自代宗之世，元振用事，光弼恚死，子儀非有急不興兵，朝廷于藩鎮專事始息，不復能制矣。德宗立，懲先世之弊，始欲裁之以法，田悅爲寶臣子，惟岳請繼襲不許。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。悅等遂謀連兵拒命，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。朱滔自幽州討惟岳，皆破降其州縣。劉洽等亦大破青魏兵于徐州。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，傳首京師。河北略定，惟魏州未下。李納勢亦日蹙。先是，李洎以徐州降，已與海沂刺史有約，請得詔書必能成功。時盧杞爲相，怒先白張鎰不從其請，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，武俊怒不得節度，又詔分取其糧，馬皆反，發兵南向。詔李懷

光計之敗績。四人皆稱王。淮西李希烈既受詔討殺崇義。益自恣。亦與朱滔等通。自稱天下都元帥。希烈寇壞城。詔發兵涇原。兵至犒薄。遂變。上奔奉天。衆推朱泚據長安。遂犯奉天。懷光遣兵救長安。解奉天之圍。沮盧杞不得見。上復叛。與泚通。上奔梁州。李晟痛哭誓師。逐朱泚。收復京城。迎還車駕。兵興以來。月費百餘萬緡。用陳京等議。括富商錢。用陳少遊奏。詔增稅錢。行稅間架。除陌錢。然自朱泚至長安。爲城守之計。不愛金帛。以悅將士。加以繕完器械。日費甚廣。及長安平。而府庫尙有餘蓄。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。懷光奔河中。馬燧誅之。李抱真亦說降武俊。共破朱滔。而希烈亦東畏曹王。西畏李兼。不得逞。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鎮。又不啻如肅代時矣。憲宗立。平夏。平蜀。平吳。平淮西。平淄青。宏正入朝。承宗削地。劉總歸命。恢然中興之美也。再傳而克融亂幽州。庭湊叛成德。憲誠反魏博。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。然亂或旋定。而三鎮遂莫可誰何。歷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。天子英武。相臣德裕。才猷出世。始一用三鎮以平澤潞。皆惕見奉命唯謹。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。宣宗察察。號爲小康。訖無遠略。懿僖失德。覺生南詔。延于江淮。而唐祚告終。要自設藩鎮迄唐之亡。而河北不可爲唐有云。夫河北禍始于天寶。而蔓延于肅代。德宗有志克復。而措置乖方。既經喪亂。而始息轉甚。無可言者。憲宗中興。威行兩河。再傳而失之者何居。曰。憲宗之于河北。亦所謂羈縻之而已矣。其亂本固在焉。能再世乎。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。曰。勢不可也。以天下之力。四年而平淮蔡。繼又用之淄青。兵威亦殫矣。承宗必復用兵。是黷武也。況劉總乎。故獻地質子。差勝于周鄭之所爲。亦姑聽之也已。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。而後舉淮蔡也。淮蔡三小州耳。以河北爲之

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爲力。若姑捨之而專事于河北。其足爲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。且敕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。但扼其要而制之。自無能爲。迄于河北既定。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。然則當日曷不先定河北。此李絳等誤之也。憲宗欲乘王士真死。除人代之。不從。則興兵討之。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。裴垍謂李納跋扈。武俊有功。前許師道。今奪承宗。沮勸達理。此言頗近。然不諳大計。且武宗有言。縱其有功。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。國家報之足矣。而李絳之說則尤悖。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。今承宗又已總軍務。一旦易之。恐未卽奉詔。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。必不自安。陰相黨助。上又密問諸學士。今欲用承宗爲留後。割其德棣二州。更爲一鎮。李絳對以德棣隸成德久。一旦割之。恐怨望。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。聽不聽可無他害。上曰。今劉濟田季安皆病。若其物故。又如成德。天下何時當平議者。皆言宜用兵。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。蜀取吳之易。故諂躁之徒爭獻策。勸開河北。不知河北與二方異。二方素忠順。又旁無助援。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煦嫗之恩。不知君臣順逆之理。鄰道各爲子孫之計。互相表裏。兵連禍結。憂患何可勝道。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。可議征討。恆冀難致之功。願捨之。嗟乎。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。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者。祖宗之法度而不可紛更者乎。祖宗之積弊而當思去者乎。師直爲壯。曲爲老。其不奉教曲直。果安歸乎。今日之域中。竟是誰家之天下。割其二州而不敢顯言乎。堂堂十葉之天子。曾不能制三四凶人之死命。冀得免其怨望。以幸無事乎。欲治之主不世出。人生之遇合亦難期。幸以天子聰明英武。夙興夜寐。惕厲憂勤。延攬羣臣。虛心訪問。思所以削僭亂致太平之略。而絳于諸臣中。

知遇又最深一籌莫展。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。直誣言者爲諂諛。自顧不無少愧負矣乎。李滔反。發深州至東鹿。士卒大譟曰。天子詔司徒歸幽州。奈何違敕南救田悅。其黨語之曰。司徒血戰取深州。冀得絲續寬汝曹賦。不謂國家無信。今南行爲汝曹也。衆曰。雖知如此。終不如奉詔且歸鎮。然則君臣逆順。學士或不知。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。每怪肅代以來。姑息者祇三四凶人。其將士百姓不幸爲凶人之所迫脇者。忘其爲吾人也。而不聞有德音之降。皆此等之譏議誤之也。夫人情未去。有以留之斯愈固耳。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三十萬緡。賜淄青將士。正己慚服。天下始有太平之望。此亦可以類推矣。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。衆皆哭。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。于是皆德悅而怨朝廷。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。惟岳反。孝忠以易州歸朝。李納反。李洧以徐州歸朝。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。武俊寔斬惟岳。劉悟寔斬師道。將士之強幹者亦可用也。顧所以用之何如耳。必謂懷其累代煦嫗之恩。不知君臣逆順之理。豈不冤哉。嘗念劉裕之棄關中南歸也。三輔父老流涕諸門曰。殘民不沾王化。于今百年。始睹衣冠。人人相賀。今捨此欲安之乎。想爾時之民之在彼處者。其可憐憫何獨不然。爲大臣代天子理萬民。曾此之漠不動念而棄之。而又冤之。不仁甚矣。且彼所最憚者。無如隣道之相表裏也。譚忠一說。季安而魏不救趙。一說。劉總而燕且伐趙。武俊旣激而合滔。賈林可說以攻滔。交之離合。在我不在彼也。宣公有言。得其持疑。足以集事。此可爲智者道也。當是時。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。討承宗無功。卒制雪承宗。復其官爵。夫宦者典兵。敗猶幸也。然天子方銳意用兵。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。是激成之也。